

世界地缘政治学经典著作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陆权论

[英] 麦金德◎著 徐 枫◎译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陆权论

重新构建之政治学研究

[英] H·J·麦金德◎著

徐 枫◎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权论 / (英) 麦金德著 ; 徐枫译 .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 2015.8

ISBN 978-7-80256-853-2

I . ① 陆… II . ① 麦… ② 徐… III . ① 世界史—研究
IV . ①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066 号

策划编辑: 杨 舰

责任编辑: 张天放

封面设计:  同人网文化传媒 · 书装设计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853-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无论本书有没有什么价值，它都并非只是我在战争时期那种狂热思想的诱使下写就的；因为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概括地发表过构成本书基础的许多观点了。1904年，我在皇家地理学会^[1]宣读了一篇题为《历史的地理学枢要》的论文，其中简要地说明了“世界岛”和“中心地带”这两个概念；而在1905年，我又为《国家评论》杂志^[2]写了一篇题为《衡量国家和帝国优势的人力》的文章——我相信，正是我的这篇文章，才使得“人力”一词开始流行于世。这个术语当中，不仅蕴含着战斗力的思想，而且蕴含着生产力而非财富乃是经济论证之核心的思想。如今，本人之所以大胆地、更加详尽地来阐述这些思想，原因就在于我认为，我之前的观点业已为此次大战所巩固，而非为此次大战所动摇。

H·J·麦金德

1919年2月1日

[1]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皇家地理学会。英国成立于1830年的一个科学机构，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理学档案。

[2] National Review：《国家评论》。英国一种杂志，创刊于1883年，1950年改为《国家和英国评论》，1960年停刊。

目 录

第一章 远景..... 1

未来与和平；过去历次战争爆发的原因；敌对利益集团的发展；国际联盟纯属法律概念的危险性；出现一种世界暴政的可能性；业已公认的问题。

第二章 社会的动力..... 4

民主的理想主义，随之而来的灾难，以及它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中的事业”的经济现实；“进行中的事业”的组织者；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组织者；组织者与社会纪律；伟大的组织者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专业人士的民主性偏见；组织者战略性地思考问题；其“手段与方法”的思想；拿破仑；俾斯麦；普鲁士的战略精神；“德国文化”^[1]和战略；德国的战争地图；经济学里的战略思想；但民主从道德方面来考虑问题；“不吞并，不索赔”；除非是为了防御而被迫这样做，否则就不愿从战略角度来思考问题；倘若不重视地理与经济现实，那么民主必败无疑。

[1] Kultur：本义指“文化，文明”，后演变成贬义，暗指含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等内涵的“德国文化”，也可用于指纳粹分子统治下的社会组织。

第三章 海洋民族的观点..... 25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海洋的整体性；其诸多重要性却尚未得到世人的完全公认；因此有必要从一种历史学的观点来加以看待；埃及河流两岸各个相互争战的强国；尼罗河被陆上力量“封锁”了；地中海地区相互争战的海上强国；地中海被陆上力量“封锁”了；拉丁半岛是一个海上基地；海上力量通过拉丁半岛这个基地包围了“世界海角”；拉丁欧洲半岛内部的分裂；因此，海上力量便有了机会，能够从面积虽然较小、却以海岛为海上基地的不列颠发展起来；关于通常的海上基地；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力量；“世界岛”；海上力量的重要基地。

第四章 陆上民族的观点..... 59

从内部来看“世界岛”；按照自然法则所确定的“中心地带”；其他的自然区域；阿拉伯中央地带；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阿拉伯人试图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草原地带；鞑靼人的入侵及其影响；西藏高原以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西北通道；从“中心地带”到阿拉伯半岛和欧洲的通途大道；从战略角度来定义“中心地带”；“中心地带”包括了黑海盆地；波罗的海盆地亦包括在内；“中心地带”与“世界岛”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陆上力量的终极堡垒。

第五章 帝国之间的竞争..... 90

哥萨克人向“中心地带”推进；俄罗斯人的故土急剧分裂；真正的欧洲；欧洲分裂成了东欧和西欧；东、西欧之间的关系史；它们之间的根本性对抗；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位于东欧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特拉法尔加^[1]海战似乎将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分为了两支；不列

[1] Trafalgar: 特拉法尔加。西班牙位于直布罗陀海峡西端的一个城市。1805年，英国海军在此海域与法、西联合舰队作战并大获全胜，从而巩固了英国海洋霸主的地位。

颠与“不是欧洲”；但实际上东欧位于“中心地带”内部，历史长河也并未分成两支；英、法两国的政策在19世纪保持着一致；德国人企图控制东欧和“中心地带”，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组织的人力这一经济现实——即“进行中的事业”；政治经济与国民经济；1878年的经济巨变；德国的政策是刺激人力增长，然后利用人力来占领“中心地带”；但自由经济^[1]也是帝国的一种政策；这两种政策的冲突；它们是两种“进行中的事业”，这一事实使得冲突无法避免。

第六章 国家自由····· 117

尽管我们已经赢得此次大战，但差点儿失败了；若是德国获胜，就算只是在陆地上获胜，我们可能也得严肃认真地去对付一个“中心地带”的帝国了；“中心地带”在地理上对世界自由构成了持久威胁；德国怎样犯下了在西线发动攻势的错误；汉堡及其人力政策；我们如今必须把东欧和“中心地带”分割开来；东欧必定会分成3种国家体制，而非两种国家体制；处于“中间层”国家中的各个民族；实现这一点之后，国际联盟才有可行性；但是，其中决不能有“占据支配地位的伙伴”^[2]；不过，我们仍须去应对各个“进行中的事业”；在你们的国际联盟中，多数会员国应当保持合理的势力均衡；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某些战略要地；未来“进行中的事业”，以及各国的不均衡发展；理想的情况是经济发展均衡的“独立国家”；“进行中的事业”的悲剧；走向和平与真正自由的国际联盟的政策。

[1] Laissez-faire: (经济上的)放任政策，不干涉主义。源自法语，19世纪早期和中期变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干涉经济，并且反对政府征收除足以维持和平、治安和财产权以外的其他税赋。

[2] predominant partner: 优先合伙人，占有支配地位的伙伴。多用于喻指英格兰在英国国内的重要地位。作者此处显然是指国际联盟中各个成员国应当平等。

第七章 人的自由..... 143

在这样一种自由的国际联盟内，人民是否会变得更加自由；在国内以地区为基础建立起组织的必要性；另一种组织是以全国范围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这必然会导致阶级间的国际战争；因此理想的情况便是，在势力均衡的国家当中，各个地区的势力也保持均衡；这种组织能够让最多的人获得最大的机会；民族运动的起因；反对过度集权化；友好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必须保持均衡，并由友好地区所组成；友好关系若想持久，必须掌控各个“进行中的事业”的发展。

第八章 后记..... 159

最近的大选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意义；关于睦邻友好这种留存下来的美德。

附 1919年1月25日法国外交部一件小事备忘 163

附英文原版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165

第一章 远景

我们如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场吞噬一切的战争的种种具体细节；而就算是我们以前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如今回想起来，也会像与我们隔了一层纱窗那样模糊。但是，高瞻远瞩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开始把这场漫长的战争看成是一桩孤立的重大事件，看成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道急流。过去的4年极其重要，因为这段时间既是一个世纪的结束，也是另一个世纪的发端。在这4年间，各国关系已经日趋紧张，而用外交辞令来说，此种紧张局势如今却已经有所缓和了。目前我们很容易认为，仅凭疲惫了的人们不想再战的决心，永久的和平就会随之而来。不过，尽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很缓慢，但国际关系却还是会再次日趋紧张起来的；比如说，滑铁卢之战后，就曾有过一个世代的和平。1814年围坐在维也纳议会桌旁进行谈判的那些外交家们当中，又有哪一个曾经预见到普鲁士会变成世界的一大威胁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未来的历史这条长河的河床弄得平缓一点儿，使得其中不会再出现更多的急流呢？倘若不想要我们的后代像我们自己鄙视当年维也纳那些外交家们的智慧一样来鄙视我们的智慧，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相当重大的任务。

历史上的各次大战——在过去的4个世纪里，每隔大约100年便会发生一场世界大战——都是各国发展不均衡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而此种不均衡发展，又并非全是因为某些民族比其他民族具有更多的天才和更大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地球表面上肥沃程度和战略机遇分配不均的结果。换言之就是，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各民族

机会均等这样的事情。除非我是把地理事实全都弄错了，否则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海洋与陆地组合起来，肥沃程度与天然通道组合起来，本身就会影响到各个帝国的发展，并且最终有助于一个单一的世界帝国发展起来。我们倘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成立一个可以在未来阻止战争的国际联盟，那么便必须承认这些地理现实，并且逐步消除掉它们的影响。上一个世纪，人类在达尔文主义的魅惑之下开始认为，只有那些最能适应其自然环境的生命形式才应当生存下来。而如今，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所以我们认识到，只有逐步超越这种纯粹的宿命论，人类才能获得胜利。

文明建立在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得我们可以为彼此提供服务，并且文明程度越高，社会分工就越细，社会组织也就越复杂。所以，一个伟大、进步的社会，便会具有强大的动力；除非彻底摧毁这个社会本身，否则便是无法迅速阻止或者扭转其进程的。因此，那些独立的观察者在数年之前就能预见到，一些沿着渐趋会合的道路发展下去的不同社会，最终都会爆发出冲突。历史学家在论述战争之前，通常都会先对那些不肯审视不祥之兆的人的盲目加以批评，但事实是，与其他所有“进行中的事业”一样，一个民族社会在其初期还能够塑造成一种理想的事业，可待它发展成熟之后，因其特征已经固定下来，故其存在形式也就不可能再做什么重大的改变了。如今，世界各国都正在准备着从头再来；那么，人类能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制定好各国的发展道路，使得尽管有着地理上的诸多考验，但到了我们儿孙那一代的时候，各国也不至于再发生什么冲突呢？

在我们急于否定历史上各种与“势力均衡”相关的观念之时，假如允许用纯粹的法律概念来支配我们关于国际联盟的各种思想，会不会有危险呢？无论大小，各个国家都应当得到公平对待，这是我们的理想；它与我们的另一个理想——即不论人们的社会地位有着什么样的差异，都应当公平对待——也是完全一致的。要像维持个人之间的公平正义那样维持好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就得动用国家力量；而

因为国际法没能避免这次世界大战，所以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必须存在某种权力，或者像律师们所说的那样，必须具有某种惩处手段，才能维护好国家之间的公平正义。但是，在公民中实施法治所必需的那种权力，却很容易演变成一种专制。我们能不能确立起这样一种全球性的权力，使之既足以让大小各国依法相处，又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暴政呢？形成此种暴政有两条途径，一是由一个国家征服其他国家，二是这种国际性的权力本身堕落了——而原本却很可能是为了强制约束不法国家，才确立下这种国际性权力的。在对人类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规划之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世间是先有了窃盗之术和盗贼行窃之机，然后才有了《盗窃法》的。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像商人应对企业的发展和机遇等现实情况那样来正视我们的重大问题，而不能只是像律师那样，只是说明有哪些权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补救办法就行了。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首先会对地球的各中伟大特征在经历了诸多历史事件（包括过去4年来的历史）考验之后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衡量，然后再去研究如何才能让我们的自由理想最好地适应地球家园上这些永恒的现实。不过，我们首先还是必须认识到人类本性在所有政治组织形式中表现出来的某些倾向性。

第二章 社会的动力

“已经拥有者，上天当给予更多”^[1]

在1789这一年^[2]，一些理性的法国人在人才荟萃的巴黎看到了许多幻景，看到了许多美好的幻景——自由、平等、友爱。但是，法国人的理想主义很快便掌控不了现实，落到了以拿破仑为化身的命运之神的手中，任其摆布了。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效率，拿破仑恢复了法国国内的秩序；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也建立起了一个法兰西强国——这种强国的存在法则，正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历史，影响到了后来所有的政治思想；而这段历史，也像是一出古希腊的悲剧，因为革命理想主义的特征，早就注定了它必定会是一场灾难。

因此到1848年^[3]，当欧洲各国人民再次以为看到了一幅美好的幻景之时，他们的理想主义心态就更加复杂了。在自由的原则之上，他们还添加了民族原则，寄望各民族的独立精神可以对抗那些野心太大

[1] To him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已经拥有者，上天当给予更多。引自《圣经·马太福音》：For whosoever hath, to him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more abundance; but whosoever hath not, from him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he hath, 即“富有者上天当多加给予，令他有余；贫穷者原本所有的，也当夺走”。后来，这句话演变成成为经济学中所谓的“马太效应”（即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

[2] 1789年是法国大革命（1789～1799）爆发之年。此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君主统治。

[3] 指1848年的欧洲革命。此次革命首先从意大利西西里发起，然后差不多席卷了整个欧洲，是欧洲平民反对贵族的一场革命。

的组织者，从而确保自由。不幸的是，在那一年的革命中，理想主义这艘好船又流了锚，逐渐被化身为俾斯麦的命运之神冲走了。凭借自己普鲁士式的效率，俾斯麦曲解了日耳曼民族的新理想，就像拿破仑歪曲了法兰西民族关于自由和平等的那些更单纯的理想一样。但是，我们如今刚刚看到业已臻于极致的民族理想主义这出悲剧，却并不是自由的毫无秩序所预先注定的，而是因组织者的实利主义所预先注定的；这种实利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知的“德国文化”。法兰西的悲剧，不过是理想主义坍塌的单纯悲剧罢了；可德意志的悲剧，实际上却是因为用实利主义取代了理想主义而导致的悲剧。

1917年，沙皇俄国垮台、美利坚合众国参战之后，全球的民主国家都以为它们看到了一盏伟大的领路明灯。虽说在目前看来，俄国革命无论如何走的仍是一条常见的革命道路，可我们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普世民主”之上。所以，在18世纪的自由理想和19世纪的民族理想之上，我们又加入了自己属于20世纪的那种国际联盟的理想。倘若第三次悲剧必定会发生，那么这次悲剧就会是规模空前的，因为民主理想如今已成了大多数人孜孜以求的信条。德国人崇尚现实政治^[1]，即崇尚现实的政治——并非仅仅是一种实用政治——因此他们认为，灾难或迟或早都是必然会发生的。该国的军阀和普鲁士军人阶层或许只是为了维护其权力而战，但德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却是在一种政治哲学的诱导之下行动的；我们认为，这种政治哲学的错误并不会削弱他们对它的真诚信仰。在这场大战中，许多方面都已经证明了德意志的估计是错误的；但那都是因为我们制定了一些明智的行政准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才令他们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尽管我们在政策方面也出现了诸多失误。我们最艰巨的考验还在后头。如果想让世

[1] Real-Politik：现实政治（主张）。由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提出的一种政治理论。现实政治主义认为，当政者应当以国家利益为从事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而不该受当政者的感情、道德伦理观、理想甚至是意识形态所左右。人们普遍认为，普鲁士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德意志统一战争，并随后称霸欧陆；此外，这一思想也导致了各国穷兵黩武，从而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界长治久安，想让世界安全容纳下各个民主国家，那我们必须进行一种什么程度的国际重建呢？至于民主国家的内部结构，假如我们想在这次战争中曾经激发出了英雄主义的那些理想成功地推动社会重建这一艰巨的任务，又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其他方面的问题，不可能比这些问题意义更为重大了。我们是否应当冷静地把这种新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结合起来呢？

※ ※ ※ ※ ※ ※ ※ ※ ※

理想主义者是整个世界的中坚分子；若是没有他们来激励我们，整个社会很快就会变得死气沉沉，而文明也会失去活力。然而，理想主义却一直与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性阶段相关联着。古时的理想主义，比如佛教、斯多亚学派^[1]和中世纪的基督教，都是以克己节制为基础的；圣方济各会^[2]的修士，都立誓贞洁、安贫并且服务众生。而现代的民主理想主义，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理想主义，却是以实现自我为基础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目标，就是人人都能过上一种丰足而有自尊的生活。美国《独立宣言》的前言中称，人人生而平等，生而拥有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在历史上，理想主义的这两种倾向与现实的两种发展态势相对应。在古时，大自然加于人类身上的力量依然很强大。严酷的现实制约了人类的种种雄心壮志。换言之，因为整个世界都贫穷得很，所以清心寡欲就是人们通往幸福的唯一的康庄大道。的确，少数人可能活得有所余裕，但那不过是用奴役众人的代价换来的。就算是所谓的

[1] Stoicism：斯多亚学派。大约公元前308年，古希腊哲学家们在雅典一个画廊里创立了一个学派，因画廊在希腊文中叫斯多亚（stoa），故称该学派为斯多亚学派。晚期斯多亚学派着重发展了宿命论和禁欲主义的伦理学，故Stoicism一词也逐渐成为了“禁欲主义”的代名词。

[2] Franciscan：（基督教）圣方济各会。天主教的托钵修会之一，亦称法兰西斯派。拉丁文名Ordo Fratrum Minorum，意为“小兄弟会”。其修士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

“雅典的民主”和“柏拉图的乌托邦”，也都是建立在国内奴隶制度和产业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现代世界却富裕得很。如今人类已经极大地掌控住了种种大自然之力，而以前任凭命运摆布的所有阶层，心中也都已经深深地拥有了如下这种观念：假如财富分配得更加公平一点，那么他们得到平等的可能性就更大。

现代人类掌控自然的这种现实，并非完全是因为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导致的；没有这种现实的话，种种民主之理想便会徒劳无功。人类如今能够行使更大的掌控力，这一点是相对的，并不像大自然用饥荒和瘟疫来掌控人类那样绝对。如今人类的富裕和相对安全的状况，是以劳动分工和相互协作为基础的，是以对那些已经替代原始社会简单工具的复杂设备不断地进行维护为基础的。换言之就是，现代财富的创造，是以我们对社会组织和资本的维护情况为条件的。社会是一种“进行中的事业”，而我们的幸福，可能绝大部分都可与那种无形的企业“商誉”相比拟。企业主对于顾客消费习惯的依赖程度，并不亚于他对工厂内机器正常运行的依赖；因为二者都必须加以经常维护才行，而在维护好了之后，二者便都具有了“进行中的事业”的价值；但是，倘若企业停产，二者便都只具有支离破碎的价值了——机器设备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而商誉则会沦落成账面债务。

社会倚赖于人类是一种习惯性动物这一现实。通过把许多人各种各样的习惯相互结合起来，社会便形成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可与运行中的机器设备的结构相比拟。比如说，庞瑟太太能够让房客租用的一个房间形成一个简单的社会，因为包克斯晚上睡觉，考克斯则是白天睡觉；但是，假如两个房客中的一个去度假了，暂时性地改变了起居习惯，那么庞瑟太太的这个社会就被打乱了。大家不妨都来设想一下，要是我们所依赖的那些人——比如邮递员、铁路工人、屠夫、面包师、印刷工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他们一贯的例行工作，我们自己会怎样呢？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开始领悟到，现代人类具有掌控自然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是一

种“进行中的事业”这个事实，或者用工程师的话来说，是因为社会具有动力。倘若将社会这台运转着的机器停下来，让人们的习惯相互脱了节，那么整个社会很快便会沦落到受大自然摆布的简单现实里去。结果，就将有大批的人活不下去。

简单而言，生产力是一个涉及到现代文明、且比财富积累重要得多的现实因素。人们通常估计，一个文明国家全部的有形财富，差不多跟该国不超过七八年的生产总值相等，尽管其中有些财富是从久远的古时流传下来的。这种说法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很精确，而在于它对现代人类的实际意义正在急剧增加，因为人类依赖于机械的和社会的生产机器，而在过去四五个世代里，这种生产机器已经变得日益精巧和复杂了。应用科学每前进一步，社会组织方面都会出现一次相应的变革。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亚当·斯密正在讨论劳动分工，这种现象并非纯属巧合。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除了内燃机的发明——这是汽车、潜水艇和飞机出现的关键——信贷制度也必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也并非是一种盲目的巧合。金属机器的滑润，取决于人们的习惯。一些热衷于科学的人想当然地认为，研究人文艺术已经不再重要，这种观点是经不起细究的；因为在当代这种现实情况下，管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了。

我们把社会机器的管理者称为组织者，但这个笼统的术语通常还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类别。首先，我们有行政人员；严格说来，他们根本就不属于组织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导致某一组织里出现新的机构的人。行政人员的作用，在于让运转着的社会机器保持良好的状况，并确保这台社会机器的润滑作用正常。倘有人员辞世，或者因身体不好、年老而退休，行政人员的职责便是用事先经过恰当培训的人员来填补这些空缺职位。工厂里的工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行政人员。法官是实施法律的人，不过除此之外，法官在事实上而非理论上还可以制定法律。在行政人员那种纯粹而简单的工作中，可以说

是全然没有进步思想的。假如让他去管理某个组织，那么效率便是他的理想——即他希望工作起来毫无阻碍。他的典型弊病，就是所谓的“官僚习气”。一个复杂的社会就算治理得井井有条，事实上往往也会因为社会动力所固有的力量而形成一种中国式的闭关锁国状态。一家开业已久、经营良好的企业，其信誉在市场上往往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许，社会动力最显著的一个例证，便是市场本身的固定性。每个卖家都愿意到买家喜欢聚集的地方去，以确保有人买他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做得到，每个买家也都会去卖家惯常聚集的地方，以便利用卖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来买到便宜的东西。伦敦当局总想疏散该市的各个市场，可每次都是徒劳无功，正是这个原因。

为了理解另一种形式的组织者，即社会机构的创造者，我们不妨再来研究一下各种革命的共同进程。有位伏尔泰，曾经批评过法国政府这个“进行中的事业”；有位卢梭，曾经描绘出了关于一种更幸福的社会的理想；而《大百科全书》的作者们，则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很快，这些新思想便迷住了一些善意的热心人——不过，对于改变普通人的习惯这一艰巨的任务，他们却毫无经验可谈。他们抓住了一个改变法国社会结构的机会。意外却又可惜的是，他们放缓了法国社会的运行速度。罢工、生产工具和管理方面真正的四分五裂、把有经验的行政人员解职、让不称职的门外汉来代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既降低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效率，从而使得物价高涨，也导致了社会信心和信用的下降。毋庸置疑，革命领袖们是非常乐意贫苦一个时期，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的；可千千万万饥肠辘辘的民众，却会起而将他们包围。为了争取时间，革命领袖们便诱导这些民众，让他们疑心物资短缺是因被废政权实施某种阻挠而导致的，于是恐怖统治就必定会随之而来。最终，人们便会变成宿命论者，并且抛弃理想，再去寻求一个能够恢复效率的组织者。外敌正在入侵国家领土，生产减少和纪律松弛业已削弱了国家的抵抗实力，它们都会强化这种必然性。但是，需要担负起重建任务的组织者并非只